

乐戏

## 家有“武生”是个宝

□魏益君

老爸属虎,如今他已75岁高龄,可精神头丝毫不输年轻人,走路带风,腰板挺得倍儿直。退休多年,他依旧活跃在社区戏曲舞台上,是我们家不折不扣的“武生”宝贝,给家里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与祥和。

老爸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,是通信工程领域响当当的高级工程师。20世纪80年代,单位里选拔第一批技术骨干去德国西门子交流,老爸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脱颖而出。在那个出国还是稀罕事的年代,别人从国外回来,大包小包带的不是电器就是手表,可老爸带回来的是一摞摞宝贵的技术资料,和顺便在北京买的几盘京剧录像带。从那时候起,他对京剧的热爱就可见一斑。

小时候,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,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地花。但老爸对京剧的痴迷,就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,从未减退。他每月的工资,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,剩下的全都用来买京剧唱片和戏服。妈妈看着他一件又一件地往家里搬戏服,常常笑着打趣他是“穷讲究”。老爸呢,也不恼,一边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他那把青龙偃月刀,一边乐呵呵地说:“艺术无价啊,我这叫

精神投资,是给咱们家添宝呢!咱们家说不定还能出个京剧名角儿呢!”

老爸爱好京剧,尤其痴迷武生角色。每天清晨,我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美梦,就被那“锵锵锵”的锣鼓声吵醒。不用猜,准是老爸在阳台上练功呢。只见他身姿矫健,晾衣杆在他手里变成了威风凛凛的花枪,拖把成了灵动的马鞍,小客厅就是他的专属舞台。一招一式,有板有眼,那架势,仿佛真的置身于古代战场。邻居们都夸,他们家不用买闹钟,魏老师的“晨练”比公鸡打鸣还准时,还给社区带来了一份独特的晨间乐趣。

老爸对京剧的痴迷程度,简直让人叹为观止。他可以把《长坂坡》里赵云救阿斗的唱段倒背如流,每一个字、每一个腔调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为了演好《三岔口》里的任堂惠,他特意去武术学校学了半年拳脚。每天下班后,不管多累,他都雷打不动地去武术学校训练。回来后,还在家里对着镜子反复练习,有时候练得太投入,不小心撞到了家具,疼得直咧嘴。家里来了客人,茶还没泡好,他就先要给人来段《挑滑车》的念

白。他那抑扬顿挫的语调,生动传神的表情,让客人们赞叹不已,纷纷竖起大拇指。

最让我哭笑不得的是我高考那年,学习压力特别大,老爸为了给我减压,天天在我面前表演《空城计》里的诸葛亮。他一会儿摇着扇子,一会儿抚着胡须,嘴里念念有词: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,耳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结果,我梦里都在唱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”,这份独特的解压方式,让我至今难忘。

老爸退休后,“戏瘾”更是大得不得了。他组建了社区京剧社,每周雷打不动地组织排练。他不仅自己唱得好,还耐心地教社区里的其他老人唱戏。从发声技巧到身段表演,他都一丝不苟地指导。在他的带领下,社区京剧社的演出水平越来越高,为社区的文化生活增添了无限色彩。谁家有个红白喜事,他都带着票友去助兴。有一次,邻居家办喜事,老爸带着京剧社的成员们去表演。他们一出场,锣鼓喧天,唱腔悠扬,把喜庆的氛围烘托得更加浓厚。主人家高兴得合不拢嘴,直夸老爸是社区的“大明星”。去年社区重阳节汇演,

“不用卡点上班,不看别人脸色,不为工作犯难。”当“三不”愿望终于成为现实,跻身“退休群”时,才发现,那些退休前反复揣摩的兴奋与雀跃的幸福状态,竟是高能的“骗子”,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,真正的现实是持久的无聊、空虚和焦虑。

经不住我“这里疼,那里痒”“太无聊,真无趣”播放机似的反复嘀咕,姐姐一声棒喝,将我惊醒。“别再无事生非了!捡起你的最爱,开始阅读写作吧。”

刚退休的那段日子,我过起了心仪已久的“黑白颠倒”的生活。白天想睡就睡,睡几次,睡多久,完全随心所欲。晚上失眠,在床上“烙饼”,胡思乱想,焦虑写在脸上,亚健康反应在身体上。

不得已,我尝试了姐姐的建议,退休后与文字重逢,异样的生活正式开启。早上去附近公园晨练两小时,简单的早餐后,便一头扎进电脑里,与文字“耳鬓厮磨”。

最初没有什么宏图大志,不过是规避孤独,给闲散的日子找个寄托。可真的落笔耕耘起来,才发现这活计竟如春蚕吐丝——开始是嘴角带甜的消遣,日子久了,就成了非吐不可的瘾,一旦停手,整个身子骨都酸软发痒。日日如此,月月照旧。笔尖游走间,那些纠缠的琐事就失去了扎根的土壤,那些蛰伏的焦虑就失去了肆虐的威力。渐渐地,文字有了变化,性情有了改观,内心寻到了安宁。好友聚会,将我拽进她常年驻扎的写作群。起初,我

就是个透明,从不多说,只是听文友们海侃神聊,看他们发表的文章。听得多了,看得广了,一试身手的冲动,便如久逢甘霖的良种,想要破土而出。

世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。熬时耗气写出的文字,投进邮箱被拒绝是家常便饭。但是不服输的斗志被激发出来了。不会写,就将名人的佳作拆解开来,一点点学习打磨,前行方向日渐明晰。

第一次接到编辑用稿的电话,不亚于公开课获得一等奖的欣喜与幸福。时间的慢移,上稿的增多,笔尖的温度也在与纸页的摩擦中愈燃愈烈。

“咋那么有激情,键盘都让你敲出火星子了。”“虽说挣的稿费抵不上电费,但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美。”

听着家人毁誉参半的话语,我愈发喜欢在文字中畅游。退休两年,写作两载。如今,每天打开电脑敲写文字已成条件反射,少敲一个字,都觉得浑身不舒坦。因为文字于我不再是单纯的写作训练,而是一种修行。因为我慢慢明白,对文字上瘾,其实是对生活用心。它让世界的棱角处长出温柔的草,也让那个在字里行间跌跌撞撞的自己,终于长成了会发光的模样。

退休不是终点站,而是笨拙却鲜活的新生季。因为在文字中修行的零散碎片,会让人生的下半场听见破土新生的脆响。

## 老有所乐

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。这个被《易经》称为“阳数相重”的古老节日,在新时代焕发出“老有所乐”的生动图景:戏曲台上舞热爱,书卷灯下品人生,翰墨纸上写春秋,田园空间悟真谛……桑榆未老,“银龄”生辉,时间沉淀的智慧与力量,让他们的银发岁月红霞满天。

乐读

## 十月旧书的墨香

□郑显发

十月的风翻动泛黄纸页时  
 沉睡了整年的墨粒忽然醒来  
 在斜照与尘埃交织的走廊  
 开始讲述关于稻谷与镰刀的故事

铅字里渗出的晨霜越来越重  
 压弯了那些不曾被朗读的段落  
 某个批注者留下的咖啡渍  
 正在慢慢晕开当年的秋阳

蝴蝶标本般平展的插图深处  
 枫叶脉络持续运送着旧时光  
 被折角的章节有蟋蟀鸣叫  
 每声脆响都震落几粒铅灰色的沧桑

图书馆西窗的爬山虎红了三次  
 油墨的河流仍在扉页间奔涌  
 当月把薄霜盖在版权页上  
 所有故事都开始在寂静中发酵

深秋的阅读者摊开掌心——  
 文字沿掌纹走进血液循环  
 而墨香始终悬浮在黑暗之上  
 像迟归的雁群掠过纸页的山川

## 重阳抒怀

□戴荣武

秋高气爽迎重九,  
 退休同仁喜聚首。  
 南瞻明珠喜庆湖,  
 盛邀嘉宾湖畔走。

湖水清澈蓝天映,  
 农歌舞台倩影留。  
 三五成群聊家常,  
 谈古论今话春秋。

平日祝愿传云端,  
 今朝相会盼泛舟。  
 朝花夕拾思畴昔,  
 海阔天空忆旧游。

世事洞明心态爽,  
 量力而行莫强求。  
 大快朵颐东坡宴,  
 谈笑风生乐无忧。

但愿年年重阳九,  
 老友相会醉晚秋。  
 重阳游湖入舒畅,  
 尊老敬老赞歌悠。

乐游

乐耕

## 父亲的菜园

□沈玲萍

我真真正正意识到父亲老了,是在出嫁以后。那时的父亲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落在了时间后头,大把空闲堆在眼前,压得他连呼吸都觉得沉。正月里,旁人都忙着串门、打牌、旅游,只有父亲守着电视看春晚重播,有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,电视机里的热闹漫到屋外,衬得他更孤单。

父亲在房间里进进出出,光的影子无声地从房间里挪过,直至暮色降临。幸好父亲是闲不住的人,很快找到了新的乐趣。老家门口那片荒了很久了的园子,被父亲开垦了出来。天微亮,父亲就扛着锄头在园地里除草、播种,又恢复了以前的忙碌。自从有了菜园,父亲的步伐轻健了许多。

父亲在菜园里种上了土豆、西红柿、四季豆等一茬时令蔬菜,像照顾婴儿一般照顾着菜园。母亲劝父亲,一把年纪了别再折腾,跟着她一起学跳舞,既消磨了时间又能健身。我也劝父亲,现在菜场什么蔬菜买不到,何必多此一举,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。父亲说:“菜场的菜怎么能跟我的比,我这个是正宗的无公害绿色蔬菜。”我跟母亲都表示不能理解这个倔强的老头。

父亲就这样一门心思地捣弄着他的菜园。忽然有一天,父亲打电话给我:“闺女,我种的小青菜可以采摘了,我给你择一些,你过来拿!”我说:“不要,现在的青菜也不知道怎么了,吃到嘴里总有一股苦味。”父亲一听,神秘兮兮地说:“我的青菜跟菜场的不一样,你拿一些回去尝尝。”为了不让父亲失望,我勉为其难地回了一趟娘家。乍一看,父亲种的青菜似乎被虫子啃食过,上面一个个小洞,还有被虫子爬过的痕迹。我哭笑不得:“虫子吃过的菜,您还给我吃呀!”父亲并不恼,笑眯眯的,又带点命令的语气:“来都来了,拿回去吃吃看再作评论。”我半信半疑地拿了一点回去,没想到真的一点都不苦口,还十分鲜嫩。老公跟孩子也抢着吃,一盆菜很快见底。

父亲的电话多了起来,“闺女,新摘的四季豆嫩着呢。”“闺女,我刚挖了一些土豆。”“闺女,最近小番茄长得正好呢。”……我对父亲的菜园从最初的“不屑”到了“期待”。母亲也不再沉迷广场舞,偶尔会跟着父亲一起去菜园拾掇。母亲偷偷告诉我,父亲又开始计划起种梨树、桔子树。

过年的时候我去父母家拜年,父亲又不在家。母亲笑着说:“你父亲在园子里呢,他啊,一辈子没闲过,就是劳碌命!”

开春的时候,父亲又在菜园里撒了新种子。他种的菜里,满是家的味道;而我,曾是他用心养的一颗“种子”,后来到了别处的土壤,身上却始终带着故乡的气息。

## 在文字中安放退休时光

□高会丽

乐写



我们的节日  
 重阳节